

泽连斯基走后，争吵在欧洲扩散

“我没有权利不带着成果回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表被西方媒体称为“动情的”讲话，称乌克兰“正在为捍卫欧洲而战”，呼吁欧洲国家向乌提供先进战斗机以及远程武器。

不过据彭博社2月9日报道，截至当天他结束欧洲之行返回乌克兰时，没有一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承诺向乌提供西方现代战斗机。

泽连斯基此次先后访问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与欧盟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在欧盟高调对乌克兰表达支持的表象下，争吵逐渐扩散开来。意大利总理公开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先邀请泽连斯基访问巴黎表示不满，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比利时首相德克罗明确表示，该国不会向乌提供战斗机。9日晚些时候，德国《明镜》周刊发表对泽连斯基的采访，他自爆“逼迫”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说法引发争议。



意大利总理公开表达不满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月9日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马克龙昨天对泽连斯基的邀请“很不合适”。她认为，马克龙为了讨好其国内舆论，牺牲了欧盟的团结。

梅洛尼发表此番评论的起因是，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2月8日在巴黎与泽连斯基举行单独会面，并举行晚宴。意大利安莎社报道称，法、德在欧盟峰会召开前12小时将乌克兰领导人带到塞纳河畔的举动不合时宜。特别是意大利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且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表达支持立场。

据欧洲新闻网报道，2月9日，除了马克龙和朔尔茨，其余25个欧盟国家领导人分成4批，接连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集体会面”。而原定当天举行的梅洛尼与泽连斯基的双边会面因时间关系而取消，两人参加了“乌克兰-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瑞典和荷兰的小组集体会面”，梅洛尼在会上强调了意大利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在约30分钟的集体会面结束后，梅洛尼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非正式对话。安莎社称，梅洛尼与泽连斯基的会面没有完全消除“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政治而非外交摩擦”。

对于意大利方面的不满，马克龙2月9日不予置评。他对记者表示，此安排并无不妥，“我想要接待泽连斯基总统与朔尔茨总理。8年来，法国和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着特殊角色，我认为我们处在我们的角色之中。”

本周早些时候，法德两国经济部长赴美与美方经贸高官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所涉绿色产业补贴会晤，同样是欧盟制造业大国的意大利没有参与其中。欧洲“政治新闻网”称，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乔尔盖蒂2月9日就此表示，“这不会冒犯我们，但让我们感到惊讶”，

如果意大利政府这样做，“我们会被指责为‘反欧洲’……我们将受到审判”。而在意大利国内，反对派借此质疑总理梅洛尼的领导能力，称她“在欧盟被孤立”。

德国《西南新闻报》2月10日评论说，泽连斯基近期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但没有访问柏林，“这绝对可以被视为一种外交侮辱”。报道认为，访问的顺序说明价值，战争中的国家自然会讨好武器供应最多的国家。“无论如何，德国在基辅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因为它过去与俄罗斯打交道较多，在对乌供应武器方面犹豫不决。”

比利时首相：“我们国家自己也需要战斗机”

在欧盟国家中，有一位领导人经常被指责为“俄罗斯的盟友”，即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月9日，“欧尔班怠慢泽连斯基”成为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重点。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称，一名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当泽连斯基走向欧盟领导人时，所有人似乎都为他鼓掌，除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匈牙利一直反对向基辅提供武器。

不过，欧尔班2月9日与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欧尔班表示，“匈牙利将继续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乌克兰人，但我们不会提供武器”，“匈牙利属于和平阵营！”

泽连斯基此次访欧的重点是要战机，但这个目标似乎进展不大。彭博社2月9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盟代表的话称：“欧洲领导人已明确向泽连斯基表示，他们准备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但暂无人承诺提供战斗机。”马克龙9日在欧盟峰会后表示，即使乌克兰的欧洲盟友决定向基辅提供战机，也不可能在“未来几周”内提供。比利时首相德克罗

则在峰会前明言拒绝，称“我们国家自己也需要战斗机，来保护我们国家的领空，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乌克兰”。

“强大的形象，大格局的话语，冷酷的现实”，德国电视二台2月10日用这三个词来总结泽连斯基的欧洲之行。报道称，美丽的画面无法掩盖欧洲有限团结的事实。泽连斯基想要战斗机和远程导弹，德国似乎对新一轮的武器交付辩论感到恼火，许多欧盟成员国仍为是否援乌主战坦争论而疲惫不堪。《华尔街日报》9日的报道还披露，欧洲盟友不愿兑现早先发出的向乌提供坦克的信号，令人怀疑是否有足够的坦克及时抵达乌克兰，以应对预期的俄罗斯进攻。

“泽连斯基非要‘逼’朔尔茨吗？”

2月9日下午，德国《焦点》周刊发表和法国《费加罗报》早前对泽连斯基的联合采访。“泽连斯基非要‘逼’朔尔茨吗？”德国《焦点》周刊10日报道称，据说泽连斯基在采访中谈及朔尔茨：“我必须逼迫他帮助乌克兰，并不断说服他，这种帮助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欧洲人。”但在后来的采访版本中，《明镜》周刊将这句话调整为：“我必须施加压力，让他帮助乌克兰。”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与德国的关系“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他还批评欧洲国家领导人，自己“每天”都要求他们提供武器，对俄罗斯施加剧制。

“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像泽连斯基那样与德国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交谈。”俄罗斯《观点报》2月10日引述德国联邦议院前议员和政治学家拉尔的话称，德国政府没有政治独立性，继续忍受泽连斯基的无礼，遵守美国的指示。“乌克兰成功地将德国拖入与俄罗斯的冲突。许多最初谴责俄乌冲突的德国人，现在在对与俄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感到震惊。” 本报综合消息

生活成本加大，美国“一元店”火了

通货膨胀正在造成美国的生活成本危机。作为衡量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居民实际生活开支影响的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美国居高不下。根据美国劳工部上月中旬发布的数据，尽管美国CPI在去年12月开始放缓，但去年全年CPI仍较上年同期上涨6.5%。尤其是食品价格，过去一年，美国食品价格总体涨幅已超过10%。截至去年12月，仅鸡蛋价格就飙升60%，黄油上涨31%以上，生菜上涨25%。

综合近期各方预测，尽管今年拜登政府和美联储仍会大力降低通胀，但美国通胀率不太可能降至美联储预设的2%的目标。换言之，压在美国家庭肩上的生活成本重担一时半会还轻不下来。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天价”的食品生活用品账单，开始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离开普通商超，转向专门售卖廉价必需品的“一元店”，以节省日常生活开支。

美国统计数据网（Statista）显示，在接连遭受新冠疫情和高通胀冲击后，近年来“一元店”在美国生意大火。国际零售市场研究机构Coresight Research最近一份报告显示，“一元店”在美国人食品生活用品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上升。根据Coresight公布的每周美国消费者追踪报告，已经有超过1/5的美国消费者在“一元店”购买食品生活用品。

近期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一元店”已成为全美增长最快的食品零售商，其店面扩张速度，特别是在美国农村地区的扩张步伐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Statista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美共有3.5万家“一元店”，比

2017年增加近5000家。在Statista列出的包括亚马逊、苹果等综合电商平台和电子消费品卖家在内的2021年美国零售商综合排名百强榜中，全美最大的两家“一元店”连锁一元总店和一元树分列第17位和第19位，其排名甚至超过美国著名的连锁百货巨头梅西百货公司，这两家“一元店”企业全门店数量均超过1.5万家，而且消费者忠诚度也处于前列。

所谓“一元店”，其实是一种较为形象的说法，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店内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一美元。在物价飞涨的当下，真正能用一美元买到的商品并不多，但“一元店”总体商品价格比普通商超便宜。Statista给出的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选择去“一元店”购物，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

除了便宜之外，“一元店”也有其他的优势，比如部分消费者认为其店面位置合理，离自己家近，购物方便。从“一元店”内所购商品类型来看，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卫生纸、清洁用品、室内装饰用品等家居类产品。

针对越来越多消费者转向“一元店”采购食品，一元总店和一元树也开始积极行动。福布斯网站报道称，在增加店面数量的同时，这两家公司也在改变店内商品的陈设格局，扩展冷藏区域的面积，提供包括健康食品和生鲜在内的更多食品选择。也有分析指出，“一元店”毕竟专注于廉价商品，在这里购买的食物种类和质量难以保证。如果这两家公司能在店内食品类商品上进一步做好文章，那必将增加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仅能巩固现有客户群，还能从定价更高的商超手中抢来新客户。

本报综合消息

补习班火爆背后：

新加坡“减负”难

日前，一则新加坡补习班老板因帮学生在考试中作弊被国际刑警通缉的消息成为舆论热点，也引发外界对新加坡教育内卷的讨论。新加坡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这个人口不到600万的国家可谓名副其实的“补习大国”。

“这没有什么呀！”在新加坡科研机构做文秘的艾斯特·陈谈到“补习大国”这个名号时不以为然。她是记者的邻居，有两个女儿。艾斯特说，她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上小学，除了放学后去补习班上课，她还给孩子们请了私人教师，到家里给她们补习汉语。

在新加坡，像艾斯特这样的家长大有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2021年对家长展开的调查显示，78.4%的受访者家中有孩子正在参加补习，13.8%受访者的孩子曾参加补习，只有7.8%受访者的孩子从未补习。

报道称，新加坡的补习费用并不低，据统计，新加坡家庭平均补习费用是每月88.4新币（1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其中67%的新加坡孩子每月补习费用超过400新币。新加坡《海峡时报》称，补习班的火爆让一些精英教师每年的补课费收入超百万新元，而且

他们的课程甚至需要提前两三年预约。

补习火爆的背后，是新加坡充满竞争的教育体制。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从小学开始就按成绩分班，孩子们几乎从一年级一直考到六年级。一年级升二年级时，会根据母语水平来分班。二年级升三年级时，会分快慢班。三年级下学期还有全国统一的天才教育计划（GEP），测试英文和数学水平。四年级结束后有一次校级考试，根据成绩将学生分成EM1、EM2、EM3 3个不同的课程班。六年级结束后，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小学离校考试。初中毕业后，学生参加O水准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可进入政府理工学院或初级学院。

分流制度过早给孩子贴上标签，也引发了新加坡国内诸多不满，新加坡教育部开始推行“减负”措施。2008年，四年级分流制度被废除。2019年开始，小学多项考试被取消。然而，这几年补习班却越来越多。究其原因，还是考试所迫。例如新加坡教育部多次声明不鼓励学生参加GEP培训班，可是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孩子，很难通过GEP考试。

本报综合消息